

思旋天地

今周大事多多，除了今年首掛八號風球外，立法會新一屆選舉，再加上人氣熱潮橫掃全港，周二掛風球，仍有不少市民冒著風雨跑到街上捉精靈。這情況已開始引起不少專家關注，有醫生關注「低頭族」影響視力、不利健康；有教育團體關注，要求教育局向遊戲商反映，不要在學校內或附近放置小精靈。不單只香港，如在日本也有學校關注，希望大家不要到學校附近捉精靈，破壞寧靜環境。大馬路也有民間組織促請政府應禁止Pokémon遊戲，因為這遊戲毒害孩子心靈。

教育界如何應對Pokémon?

Pokémon是一代人，特別是八十後的童年回憶，卡通片內容有趣又不暴力、色情，是難得受歡迎的健康卡通人物。我們不能禁止《Pokémon Go》遊戲在香港上架，這亦有違自由市場定義。小精靈浪潮，只是手機虛擬遊戲結合真實生活場景的體驗開始，不難想像這類遊戲將如雨後春筍，遍地開花。教育局今次是走對方向，在暑假未結束前，遊戲在港上架未週一，已迅速回應教育團體關注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向遊戲商反映學界擔憂，從高層次着手。接下來，就是學界開課後如何處理學生玩電玩問題。解決問題的核心是家長教育，如果每校還未有實質應對策略，何不由教育局給予適當指引，讓全港家長和學校參考？只要給予學校處理空間，不是硬指標便可。從過往教育界面對社會突發情況，如「佔中」事件、鉛水事件等，教育局如適時給予指引確實利民利己。

真想在動漫裡

前些日子搭的士進城，遇上「一位喜歡吹水」的司機，一上車就和我吹國家大事。我巧妙地截斷他的話，反客為主，從目前的高溫吹到人類生存，說到人類只不過是寄居在地球身上的微生物，若人類惹怒了地球，後果將不堪設想……司機聽到了入迷，對我起了恭敬心，以為我是個很有文化的人，以至竟然忘記了打問味錶。當然，後來還是按實際里程收了我的車費。事實上我是個很淡的人，沒有明顯的立場，沒有明確的原則，甚至沒有過於明顯的愛情，並不關心國家大事，也不理會政治民生。就這樣清清淡淡地混跡世間。

琴台琴瑟

伍采采 斷他的話，反客為主，從目前的高溫吹到人類生存，說到人類只不過是寄居在地球身上的微生物，若人類惹怒了地球，後果將不堪設想……司機聽到了入迷，對我起了恭敬心，以為我是個很有文化的人，以至竟然忘記了打問味錶。當然，後來還是按實際里程收了我的車費。事實上我是個很淡的人，沒有明顯的立場，沒有明確的原則，甚至沒有過於明顯的愛情，並不關心國家大事，也不理會政治民生。就這樣清清淡淡地混跡世間。

隨想國興

四年一度的奧運又來了，你準備好了嗎？準備什麼？當然是電視機了，不是你一直在看的那一台，而是多買一台。因為你的太太不一定喜歡體育運動，只喜歡戲劇，如果你不準備多買一台，到時爭電視機的話，就有得吵了。也不一定為了看不同節目而多準備一台，或者有人會像南美洲的人民那樣，看到自己國家的球隊該勝而未勝時，憤而砸爛電視機，臨急臨忙的，可能賣電視機的舖子已經打烊了。

奧運又來了

我又想起當年在台灣工作時，認識一位廣播界的前輩，他在第一次面對百來名記者時，在收音機前說：「現在領先的是第一名，跟的是第二名，然後是第三名。」如今電視直播，假如主編不認所有運動員的名字時，很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因為有些主編，很可能只知道短跑世界冠軍是保持，而第二名是誰就不知道了。這屆奧運，可要準備好洗耳恭聽的水啊。因為你聽到不少說等於沒說的廢話，比如足球比賽時：「哎呀！這球如果射偏一點就進了，就會領先了。」又如羽毛球比賽時：「哎呀！這球如果打輕一點，球不會打到界外了。」這屆奧運，還沒比賽前，唯一可以預測準拿金牌的，是籃球，一定是美國隊。因為曾經有些上了大學的酸葡萄先生說：「如果前美國總統林肯生在現代，他將很難受到高等教育，因為名額都給那些會打籃球的人拿走了。」

「妮姐」正面襲擊珠三角地區

「妮姐」正面襲擊珠三角地區是真切切的。打開電視，翻開報紙，連接網絡，觸目可及都是地震和颱風的信息。面對連年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種災難，除了隨大流做了一些捐贈之外，我一直持冷靜旁觀的態度。中國人，在對待此事面而為此幸災樂禍甚至詛咒者有之；前在危險震區救災者有之；在災難面前傷心地表示同情者有之；擔心自身安危者有之……人類寄居在這個如此美麗的星球，可我們是如此的不在意她。

為了自己生活得「更文明、更進步」

為了自己生活得「更文明、更進步」，我們慢慢地發明讓自己更便捷的東西，我們製造火藥、塑料、汽車，把廢氣排出破壞她的防護罩；我們在她體內挖掘自己已用的礦物質，不顧她被我們傷害得千瘡百孔；我們隨意改造山川河流，讓她的血脈不暢通，就好像給自己的身體降胸墊乳；我們砍伐森林，讓水土流失；我們捕捉動物，把毛皮包裹在我們原本也披著皮毛的身體。

我們把賴以生存的星球分割成一個個的「國」

我們把賴以生存的星球分割成一個個的「國」，一個個的「家」，我們彼此仇視，彼此猜忌，彼此爭鬥。我們發明了戰爭，我們升級到核武器……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讓她傷心失望，一天天地惹她惱怒。雪災、地震、海嘯、礦山塌陷、火山噴發……一個一個地來了。

渺小如我，不知道什麼叫「文明」

渺小如我，不知道什麼叫「文明」，不知道什麼叫「科技」，不知道什麼叫「進步」……我也是很卑微地把自己低到了塵埃裡，俯首於地球的懷抱，安安靜靜地做個平凡人，不大聲喧嘩，盡力不使用「垃圾」，不亂丟垃圾，把吃剩的食物給偶爾飛來家裡做客的小鳥，乘公車去城裡買簡單的生活必需品……

如果，每個人都能像動漫裡的人物一樣生活

如果，每個人都能像動漫裡的人物一樣生活，世界會不會變得更好一點？如果我們能夠像動漫裡的人物一樣生活，世界會不會變得更好一點？

一劍一簫俠客夢

每個少年都有武俠夢，都崇拜仗劍行江湖的英雄。遙想當年，胡亂看書的年月，我也為《水滸傳》、《說岳全傳》和《鹿鼎記》着迷。一直到1982年，電影《少林寺》上映，引發全國武術熱，我也跑到影院，看那飛簫走壁、刀光劍影、血火拚爭、快意恩仇，有幾人不欽慕敬佩、心馳神往？當然，如今是熱兵器時代，武俠已無大用。武藝再高，劍術再精，也敵不過人家槍炮飛機排排轟來。但對代表正義的大俠的幻想，對臨危解難的豪傑的期盼，仍是無趣、苦悶生活中的迷夢。「天下多有不義事，世上難遇有心人」，身懷絕技的遊俠，孤傲高蹈，來去無蹤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解民倒懸，除暴安良，這是許多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奇幻遐想。

清朝專制政治對人的摧殘，抨擊陳規，提倡變革，呼喚振興民族的英才。他15歲寫詩，直到49歲去世，著名的《己亥雜詩》第28首：「不是逢人苦譽君，亦狂亦俠亦溫文。照人膽似秦時月，送我情如嶺上雲」，其中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，乃作者自身寫照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與詩中，「劍」與「簫」往往並現，「狂來舞劍，怨去吹簫」，「一劍一簫平生事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」，「少年擊劍更吹簫，劍氣簫心一劍消。誰分蒼涼歸棹後，萬千哀樂集今朝」。「劍氣」與「簫心」，繪出獨特的意境，這裡有詩人在舊社會瓦解時渴望變革卻不免神傷的複雜情感，也道出作者孤獨憤懣兼奇情逸氣的生存狀態，以及高尚的人格期待和文學追求。龔氏卓然不凡、藉以傲世者在此；龔詩奇偉瑰麗、蕩氣迴腸處在此。後人心有靈犀、嚮往踐習者亦在此。

有學者注意到，古今俠客的形象與讀者大眾的心理需求存有關係。司馬遷稱「且緩急，人之所時有也」，聖人如虞舜、孔子尚且遭災，「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勝道哉」。遇害卻不能自救，當然只能寄望於「赴士之厄困」的大俠了。世路多坎坷，人間總不平，能自掌正義，平天下之不平者，一向甚少，多數無此本領的凡人，焉能期待上天降下懲惡揚善的武俠？俠客代表了人們對正義和公平的希望，這正是幾千年來遊俠形象深入人心、歷久彌新的根本原因。只是「吟到恩仇心事湧，江湖俠骨恐無多」，相較人間的怨屈和悲苦，能神兵天降一現身、解危濟困的英雄太少了。也正因為英雄稀缺，俠士罕見，歷代文人才再三吟詠，平民大眾才翹首以待。顯然，武俠詩歌和小說，主要是一種寫夢的文學，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營建的「英雄夢」。



少林武功備受歡迎。新華社

方寸不亂

朋友的丈夫病危，女兒一句話，無論花多少錢，都要用最貴的藥搶救。香港基本富裕，延長壽命確不難。老人家幾經搶救活過來了，身上插了胃喉、尿管，手腳需綁紮。醫生說：「老人家命硬呀，可以再多活十年八載。」即是說，這樣在病床上多捱十年，就是百歲老人了。

「長壽」何價？

最近，香港成為「長命之都」，無端端得了世界冠軍，還砌低日本，「榮譽」來得有點莫名其妙。有老年學研究認為，香港人重視「長命」基於「生活質素」，往往用非自然的方法，延長垂危病人的壽命，但歐洲等先進國家的人民，重視「生活質素」可合法讓病人選擇安樂死，以病人的生活質素為優先考慮。香港人之所以長壽，因為醫療設備和用藥，

兩岸到處有良醫

也許除了人夾人緣外，病友也看得醫緣，就是名醫也未必完全醫得好同一類型病人，年前就有個眼科名醫，治好了名人的白內障，隨後就聽說他為名人乙做的手術沒那麼如意了，就算眼科名醫年紀大了幾年，功力不如前，到底也是名人名醫緣分合不來。算是有香港人提到內地醫生，總有負面評價，就是不信任何日本自長春的妻子，就是不信任任何日本醫生，有病總是不惜長途飛返家鄉詢問她的家庭醫生。

何必折穿

直到我在酒店遇到這一幕，我才明白女同事為何總鬱鬱寡歡。之後，當她不開心找我傾訴時，我只好借出雙耳，好言安慰。從她口中，我覺得她丈夫不錯，只是性格浪漫，也算事業有成，身邊不少女人，但他同時對妻子和一對子女也很好。妻子出差回來，他會拿著鮮花到機場接機；她生日或情人節時，也會收到丈夫特精心思準備的花束或禮物。

百家廊

吳小彬

再說一個內地醫生的故事，澳門老親友說他小兒子六歲時得了腎病，轉過幾個醫生都沒起色，最後由朋友推介T醫生，那時T醫生剛來澳門定居不久，已經很有聲譽，他第一次給小兒子開藥便聲明不用戒口，但要依分量吃他的藥，小兒子不用戒口日子病就好了，痊癒後快高長大，如今已結婚生子。

我為她欣慰，也為自己當初沒告訴她「真相」而欣慰。否則，她可能因為知道「真相」而衝動離婚。但我聽說，她後來是知道先生有外遇的，但視而不見，卻在生重病時，看到丈夫對自己不離不棄，知道日子不多了，就主動跟丈夫說，於是，男人問她，是否我當年告訴她的，她搖搖頭。是她有次無意中聽到他的來電留言，想起我跟她說的話：如果覺得丈夫和家庭值得留戀，其他事就不用理會了。

我當時樣子很嚴肅，加上做女性雜誌，以為我是懂埋頭工作的女強人，不識生活情趣……我笑著說，你每次看到我時，都是我工作最忙碌時刻，你怎知我工作以外的另一面呢？